



叶剑英诗词中的豪情与柔情

□ 叶文举

叶剑英一生经历丰富，革命生涯波澜壮阔，他的诗词创作抒写了他动人的情感世界，激昂的革命豪情与扣人心弦的柔情交相渗透在他的诗词之中，令人涵泳不已。

慷慨悲歌叶剑侯

叶剑英在他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经历了中国革命的各个重要阶段，在他的诗词中屡屡表现了投身革命、献身革命的战斗豪情。“剑”是叶剑英诗词中重要的意象之一，诗词“剑气”森然，寄寓了叶剑英高远的志向与战斗的豪情。1915年在广东梅县东山中学读书的叶剑英时年18岁，就写下了“放眼高歌气吐虹，也曾拔角群雄谁”这样豪迈劲爽的诗句，表现了他胸怀报国之志，要建功立业、“慰祝苍生乐大同”的远大抱负。1921年叶剑英在《夜宴》一诗中又写道：“更怜良夜嫌更促，把剑长歌气压轩”，这是诗歌的尾联，诗人所抒写的不是盛宴的享乐，而是宕开一笔，感喟良夜苦短、志在酬国的豪情，拔剑长歌，何等酣畅淋漓。同年叶剑英又在《雨夜衔杯》中写道：“雨撼高楼醉不成，纵横豪气酒边生。会将剑匣拼孤注，又向毫锋泪绮情”，诗歌虽然有借酒浇愁苦闷绪绪的流露，但饮酒之后豪气顿生，长剑又脱匣而出，立志报国的豪放之情直冲云霄，可谓意境超拔，气宇非凡。叶剑英本名叶宜伟，1917年他考入云南讲武堂后，直接将“宣伟”改成了“剑英”，表明自己要为国为民投笔从戎。他早期的诗文常以单字“剑”自称，充满了壮志豪情。董必武有感于叶剑英诗词的高亢情怀，由衷地写道：“慷慨悲歌叶剑侯”，对其诗词中昂扬的爱国热情和战斗豪情赞颂不已。真可谓“剑胆诗魂万古香”！

堕泪成碑肝肠裂

投身革命就是一项为国为民抛头颅、洒热血的悲壮事业，叶剑英在早期革命的生涯中就与战友们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1925年春，时任建国

粤军第二师参谋长的叶剑英随军东征时，留守珠海香洲的战友惨遭发生兵变的反革命分子杀害，叶剑英迅速回到驻地平叛，看到昔日的战友已为死难的亡灵时，诗人不胜悲愤，怆然慨叹曰：“剑念河山依旧，人事全非，有不禁怆然泪下者。悲痛之余，词以悼之。”词作上阕重在叙事，在叙事之中又情难自抑，化作悲愤之言。开首三句“镇海狮山，突兀处、英雄埋骨”，对战友突然罹难，不胜悲痛，然语言短促，节奏强劲。“英雄埋骨”又暗用了龚自珍《己亥杂诗之一》“青山处处埋忠骨”的文学典故，表现了叶剑英对为国捐躯战友们的崇敬之情，故而词作起句虽悲而壮。后文追忆了和这些战友们在军帐中谈文习武、共谋军情的场景，温情脉脉，恍然如在目前，如今阴阳两隔，诗人悲痛之极，“到而今望泪忍成碑，肝肠裂”，沉痛之至。词作下阕重在抒情，诗人并未在战友的死难之中沉沦下去，而是化悲痛为力量，将对牺牲战友的追悼之情转化为继续投身革命与建设美好未来的强劲动力，“革命史，人湮没；革命党，当流血”“革命功成阶级灭”“更方期孤育老能养”，这是活着的同志“酬忠烈”的最好方式。全诗沉郁而悲壮，慷慨而激昂，既抒发了叶剑英催人奋进的革命斗志，又袒露了对牺牲战友们沉痛的悲悼之情，感人至深。革命斗争的豪情与对战友亡故的痛惜柔情交汇在叶剑英对战友的悼亡诗词创作之中。

伊谁与我赋同仇

叶剑英和许多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时常有诗词唱和，在留下来的唱和诗词之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他们对革命的无限忠诚与深厚的战斗友谊。1940年，叶剑英在读了朱德七绝《出太行》之后唱和一首，诗曰：“将军莫唱大刀头，沦陷山河寸寸收。勒马太行烟雾外，伊谁与我赋同仇。”叶剑英依次用了朱德诗中的“头”“收”“仇”直接作为己诗韵脚，是非常严谨的唱和诗，同时情感上承接了朱德诗中铁肩担道、力挽狂澜的豪迈气概，可

谓声气相通。诗歌第一句就雕塑了一位横刀立马太行山上指挥万马千军抗日救国战友的高大形象。第二句既表现了英勇抗敌、收复河山的艰难，更是抒发了寸步不让、势在必得的凌云壮志，充满了激昂的战斗之情。第三句再次展现了战友指挥抗敌的高大形象。巍巍太行，逶迤绵延，这一句一下子就将我们带到了战火燃烧、硝烟弥漫的抗日战场，从中也能感受到在战友朱德等指挥下人民火热的战斗激情。诗歌最后一句自然是彰显了在外敌凌辱下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的战斗精神，表明了诗人要和战友朱德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全国人民一起抗日救国。

叶剑英在亲密战友的生日之际，往往也会作诗填词表示祝贺，在这些寿诗寿词中，诗人总是以饱满的激情讴歌战友们的丰功伟绩和高贵的革命品质。1942年，在刘伯承50岁生日之际，诗人创作了两首诗歌以示祝贺，诗人高歌寿星抗日的伟大功绩，“太行游击费纠缠，撑住平辽半壁天”，讴歌寿星为革命所作出的牺牲却能始终保持乐观的精神，“遍体弹痕余只眼”，然而“寿君高唱凯歌旋”，礼赞寿星以国为家、功成不居的无私奉献和谦逊品质，“细柳营中寂不哗，枪垣炮塔即吾家。将军五十人称健，斩得倭酋不自夸”。这些诗歌的文字背后都渗透了诗人深厚的战友之情。

君子坦荡曰浩然

作为诗家，叶剑英在战友遇到困难时常常能够通过诗词创作慰藉战友，并在精神上鼓舞战友在挫折面前要毫不气馁。叶剑英和陈毅有着极其深厚的战友之道，在很多问题上他们山鸣谷应、腹心相照。陈毅晚年染病在身，叶剑英除了亲自看望外，有时也作诗在精神上加以安慰。1971年，陈毅病重，叶剑英看望之后，仍然放心不下，作《慰陈毅同志》，副题曰：“毅公卧病，诗以慰之。”诗歌前两句是集句，原文引用了《论语》“君子坦荡荡”与文天祥《正气歌》“于人曰浩然”，赞扬了陈毅公正无私

的品质与浩然正气的情操。而“赣南危不屈”这句，是写陈毅在人生最困难的时期都能坚持度过，叶剑英运用了借代的手法，意在表明无论遇到多大的艰难险阻，相信老友都能化险为夷，更何况是小小的顽疾呢。而“斯人有斯疾，闻道可闻禪”一联则感发了诗人对光明磊落的老友不幸病疾缠身的痛惜和对共产主义信念的坚定，并在最后一联表现了对老友能够康复的无限祝愿和携手继续前行的期盼，诗曰：“信回天有力，前路共巨艰。”诗歌连用数典，含蓄蕴藉，颂扬了战友的高贵品德，表达了叶剑英对病中老友的深深关切，浓烈的战友之情浸染于字里行间。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叶剑英对自己的家人也满含着深沉的爱。叶剑英很少写白话诗，留下的白话诗多见于与家人往来的书信中，诗歌表现了对家人的一往情深。1946年，他写了一首长诗，寄给远在莫斯科学习的大女儿叶楚梅，诗歌写道：“亲爱的梅儿：——爸爸有你而感觉骄傲。鼓起你的劲儿，踏上你的长路。这不是日暮途远呀！红日恰在东升。阳光照着艰险的途程，比起黑夜里摸索，要便宜得万万千千。……急进吧！再追上一程。那里有广漠无边地盘，等待着你们去开垦。……我想你们没有一个是‘坐享其成’的人。你们是铁中铮铮。”诗歌开头亲切地呼唤着自己的女儿，表现了慈父的舐犊情深，并预言中国将要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希望儿女们能够更加勤奋努力，不要“坐享其成”，要做铁骨铮铮的建设者。诗歌如出口语，不加雕琢，朴实无华，甚似父女之间的日常对话，真诚而自然，表现了叶剑英日常生活中柔情的一面，同时也反映了叶剑英对家人的爱和对国家的爱总是结合在一起的。

老一辈革命家诗词赏析



额济纳旗航天情

□ 曹 芳

2022年4月16日09时56分，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位于内蒙古额济纳旗的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这一刻，全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到额济纳旗。这片深情伟大、辽阔厚重的土地，承载着中华民族千年来的航天梦。64年前，为了祖国的航天事业和国防建设，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草原儿女，顾全大局，无私奉献，主动迁出水草丰美的牧场，谱写了“三易旗府”的动人佳话，与祖国的航天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为了建设现代化国防的迫切需要，党中央高瞻远瞩地把握国防尖端技术提上议事日程，作出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的决定。为此，中央开始重点布局这项重大工程，导弹试验靶场的勘察选址工作随即展开。经过缜密的综合考证，最终将额济纳旗青山头一带作为导弹试验靶场的选址。因为这里安全性最好、保密性最好、移民最少、地形最好，布置发射点、测量点也是最好的。基地的通信代号定为“东风”，后基地也正式启用了“东风”这一名称。

东风航天城驻地宝日乌拉（青山头）曾经是额济纳旗即将投入使用的

政府新址，这一区域属于导弹靶场规划的范围。因此，居住在这里的牧民们要举家离开，踏上漫漫的搬迁路。宝日乌拉一带是当地最好的草场，芨芨草长得又高又密，即使风吹草低也看不到牛羊的身影。这里春来草长莺飞，水泽绵延，宽阔的草甸一直延伸到几十公里外，人们时常可以看见珍奇的水鸟在黑河水畔嬉戏。牧民世代在这里繁衍生息，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处水草，早已融入了牧民们的血液。所以对于以牧业为生、世代居住在这里的牧民来说，搬迁实属不易。故土难离，因为这里有祖先的魂；家园难舍，因为这里是他们生活的安乐窝。况且，搬迁到何处？那里的条件如何？一切的一切都充满未知。

大规模搬迁自5月开始，共有260多户、1100多名牧民及7万多头（只）牲畜。当年搬迁的牧民们回忆起那时的场景不禁感慨万千：他们牵着骆驼，赶着牛、毛驴和羊群，带了一些简单的食物和生活用品，排成一列长长的逶迤几十千米的队伍，在戈壁上艰难地行进着。荒凉的戈壁滩上没有任何庇护，到处密布着坚硬的野生杂草和边缘锋利的砾石，人们的裤脚和

鞋子里不时钻进一两根尖锐的草根，于是常常有人停下来拔刺倒沙。没过几天，毛驴和骆驼们粗糙的脚掌就被戈壁磨穿了，血液混合着砂砾泥土沾在它们的脚底，牧民们就不断用布和皮子包裹。5月的额济纳还没有从寒冷的冬天苏醒，北风呼啸，夜里气温骤降至零下，搬迁牧民的部分马和骆驼被活活冻死，牧民就把冻死的牲畜围成圈，让活着的牲畜避寒。

牧民们赶着牲畜，时而跨过河床，时而走进戈壁，时而在干枯荆棘丛中穿行，时而爬上高高的山脊，一步一步走进了荒漠的核心腹地。每到一处，如果遇到水不能饮用、牧民无法适应新家园生活抑或牲畜膘情不好的情况，牧民们就不得不再次出发去寻找合适的家园，踏上继续迁徙的道路。在搬迁路上出生的牧民说：“我懂事以后，我们家还没有一个固定的住所，一直在不停地搬家，当时觉得挺好玩，但父母亲真是吃了不少苦。”直到牧民们搬到了黑水河下游地区，搬迁生活才告一段落。此次迁移前后历经近十年，额济纳人辗转迁徙走遍了额济纳旗的山山水水。

在东风航天城附近，至今仍留下

一片荒凉的废墟，见证着航天城的风雨沧桑。卫星发射中心于2000年在这里竖立了一块碑，上面铭刻：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党政机关旧址：宝日乌拉。有一位将军曾经动情地评价：额济纳人为我国的航天事业作出巨大牺牲，他们的承诺比胡杨还坚定，他们的胸怀比苍天还宽广。

从搬迁转移的那一刻起，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额济纳人就默默守护着祖国的航天事业，他们把航天城当家园，视航天人为亲人，践行载人航天精神，一次次解决航天人军事训练和工作生活方面的困难。此次，为了迎接神舟十三号航天员“平安回家”，额济纳旗广大民警、民兵、机关干部职工、农牧民群众、医护人员、电力和通信保障人员组成的搜救队，穿越戈壁，翻越沙漠，披星戴月，圆满完成了返回舱回收任务。

从鏖战大漠、拓荒天宇，到几问苍穹，额济纳这片土地记载了中国航天事业的辉煌成就。今天，当我们漫步额济纳旗，航天路、军民街、东风镇、航天宾馆不时映入眼帘，航天印记已深深烙在额济纳各族儿女的基因里，激励着他们继续逐梦航天。

初春二月的上海，空气中还透着清冷，沿着重庆南路，走进位于205弄的万宜坊，瞬间变得安静了许多。只见两排砖混结构的三层法式建筑在街巷两侧静静矗立，米黄色的水泥拉毛饰墙透着古朴，红瓦砌就的孟莎式屋顶又显得静谧，黑色线条的老虎窗在红瓦中探出。里弄内建有楼房100多栋，门牌为54号的建筑是联排小楼中的一个，若不是黑漆铁门左侧的外墙上悬挂着“韬奋纪念馆”的木牌，这里并不会引起太多人的注意。1930年至1936年，中国近代杰出出版家、新闻记者、卓越的文化战士邹韬奋及其家人居住在此地。

韬奋故居是邹韬奋及其家人居住时间最长的一处住所。如今，这故居连同隔壁的53号建筑一起被国家批准设立为韬奋纪念馆，由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题写馆名的烫金大字镶嵌在53号门牌左侧的墙壁上，以更醒目的方式提醒人们这里的所在。

万宜坊始建于1928年，是法商万国储蓄会投资建造的新式里弄住宅，邹韬奋和家人搬来此地，一是因为这里相对平静安全，有利于专心写作；二是距离他工作的《生活》周刊编辑部比较近，步行只有十几分钟的路程。

正如王安忆在小说中写到的上海弄堂，“一旦开进门去，院子是浅的，客堂也是浅的，三步两步便穿过去”。进入大门内是浅淡的院子，右手边靠墙的花坛里栽种着四棵树木，已经高过二楼的阳台。两步走上台阶，便步入了一楼的客厅，不大的空间里，桌椅、沙发、茶几被摆放得井然有序。吊灯下，四把木质圈椅围着一张小圆桌，南面的窗户下是一溜沙发。左手边壁炉的上方是邹韬奋母亲查氏的肖像，对面墙上是夫人沈粹缜的刺绣书法及装饰画。当年这里曾高朋满座，邹韬奋与好友胡愈之、杜重远等常在此彻夜长谈，与同事、朋友商讨办刊、办书店的想法及如何为民族解放而斗争。

1926年，邹韬奋开始担任《生活》周刊主编，在他的主持下，刊物坚持反帝反封建的立场，不断抨击黑暗势力，维护民众利益，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发行量很快就从原来的2800份迅速上升，1931年就突破了10万份。笔名“韬奋”多是发表严肃的时事评论用的，并由此闻名。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不断发文抨击国民党当局对日寇的妥协行为。在宣传抗日救亡运动中，他经常与中国共产党人接触，共产党人救亡图存、为国牺牲的精神深刻影响了他，使他在政治上、思想上实现了从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生活》周刊成为抗战的舆论中心阵地。1932年7月，邹韬奋在胡愈之等的支持下，在《生活》周刊附属的“书报代办部”的基础上，成立了生活书店，也就是现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前身之一，短短几年间，全国各地分支店达到56家。

穿过客厅前行，经过一道门，顺着楼梯，在从一楼到二楼的拐角处经过一处亭子间，这个斗室就是邹韬奋的工作室兼书房。不足7平方米的空间里仅放得下一张书桌、三架书橱和一把椅子，书橱里摆满了他海外流亡时购得的英文和俄文书。书桌上醒目的位置摆放着他编译的《革命文豪高尔基》。那是1932年至1933年间，邹韬奋利用每天上班前、下班后的业余时间，在这张书桌前编译了这本书。他当时的月薪并不高，在《生活》周刊上发表文章从来不会拿稿酬，只靠业余翻译一些外文书籍来贴补家用。在这里，他经常奋笔疾书至深夜，写下无数篇针砭时弊、让敌人战栗不已的社会评论；在这里，他与宋庆龄、鲁迅等人通信共商国是及出版事宜；在这里，他回复报纸栏目“读者信箱”里的来信，和广大读者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1932年，日寇大举进攻上海，隆隆炮声打破了亭子间里那张书桌的平静。在纷飞的战火中，邹韬奋撰写了长篇通讯《上海血战抗日记》，并配上十九路军奋勇抗敌的照片在《生活》周刊上连载。他和鲁迅等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全世界书》，愤怒声讨侵略者的野蛮行径。他奔走城市的不同人群中为十九路军征集军需品和慰劳品，在沪西设立生活伤兵医院。他先后参加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但因为名列国民党暗杀“黑名单”，这个对亲友温润如玉、对敌人铮铮

新闻出版人心中的灯

——走进上海邹韬奋故居
□ 焦丽萍



傲骨的人被迫开始了两年多的海外流亡生活。1935年8月，海外漂泊结束一回国，他就继续在上海、香港等地创办《大众生活》周刊、《生活日报》《生活星期刊》。

拾级而上，二楼是一间附带盥洗室的卧房，南向还有一个小阳台。室内墙上挂着邹韬奋与家人的照片。这里的布置都是根据夫人沈粹缜的回忆复原，家具依然是当年使用过的模样，没有华丽的陈设，简朴的布置却营造出家庭的温馨，这里留下了邹韬奋一家人和睦美好的时光。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不管工作令他多么疲惫，时局令他多么愤懑，只要回到家里，邹韬奋总是对妻儿温柔以待。每天早上，沈粹缜都会站在二楼的阳台，目送邹韬奋夹着装满稿子和读者来信的公文包，行色匆匆地融入人流。

温馨和睦的一家人怎么也没有想到，1936年11月，邹韬奋因积极参加和领导救国运动，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与他一起被捕的还有沈钧儒、章乃器等6人，这就是著名的“七君子事件”。自此，邹韬奋及家人就离开了这个生活学习和战斗了6年之久的居所。出狱后，他辗转武汉、重庆、香港等地，后来在共产党的帮助下，转移到广东东江游击区和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继续从事抗日文化宣传工作。

来到隔壁的韬奋纪念馆，戴着眼镜的邹韬奋半身铜像摆放在展厅的中央，四周陈列着邹韬奋的生平事迹与资料照片，包括他的手稿、主编的报刊，以及各种版本的著作。他一生著述甚丰，有《经历》《萍踪寄语》等著作及文章，玻璃展柜中《生活》周刊上手书体的“生活”二字让人倍感亲切。

走出门外，回望一眼万宜坊的这幢小楼，二楼亭子间的灯仿佛还在彻夜亮着。穿过近一个世纪的岁月，那盏光始终不灭，已成为无数新闻出版人心中的一盏明灯，感召着更多的人为祖国、为民族挥洒热血、倾献精诚。



故居新访